

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时代内涵与实践策略

——基于系统理论的战略分析

◆ 高书国

[摘要] 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是“十四五”乃至更长一个时期中国教育发展的顶层设计,是中国教育进入整体现代化阶段新的战略任务和历史命题。高质量教育体系具有更加先进的制度体系、更加完善的结构体系、更富质量的育人体系和更加现代的治理体系四大支柱。要从系统设计和战略实践的高度,对高质量教育体系进行整体谋划,为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提供制度安排和实践路径。

[关键词] 高质量发展;教育体系;战略规划

[中图分类号] G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4808 (2022) 01-0048-06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计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进一步强调“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促进公平和提高质量,推进教育强国建设,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高质量教育体系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是建设教育强国的核心保障,是“十四五”乃至更长一个时期中国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历史方位、战略起点和重要使命。

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是党中央基于第二个百年发展需要,对于中国教育现代化进行的重大战略设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报告中指出的一样:我们完全有信心、有底气、有能力谱写“两大奇迹”新篇章。大家普遍希望,通过制定建议,明确“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思路、主要目标以及2035年远景目标,突出新发展理念引领作用,提出一批具有标志性的重大战略,实施富有前瞻性、全局性、基本性、针对性的重大举措,统筹谋划好重要领域的接续改革,为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基础。

美国著名系统论研究专家德内拉·梅多斯(Donella Meadows)在其《系统之美:决策者的系统思考》一书中提出:“任何一个系统都包括三种

构成要件:要素、连接、功能或目标。”^{[1]18}教育体系是指互相联系的各种教育机构的整体或教育系统中各种教育要素的有序组合,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教育结构、教育系统与教育制度的总和,包括以教育目标为引领的学制体系、结构体系、育人体系和治理体系。

一、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时代内涵

中国古代农业社会有着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现代教育体系的根脉可以追寻到1902年的“壬寅学制”,1922年新学制进一步奠定了我国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的基本框架;1951年颁布的《政务院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在吸收苏联学制的合理因素的基础上逐步完善,体现了劳动人民及子女受教育的平等权利和教育为生产建设服务的原则;1992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教育体系;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则提出:“现代国民教育体系更加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基本形成,促进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学有所成、学有所用。”百多年来,中国体系几经风雨,持续成长,不断完善,为建设现代化教育体系奠定坚实基础。

(一) 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四大支柱

高质量教育体系是新时代中国教育现代化的系统化顶层设计。“系统通常具有自组织的特性,

高书国/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教育学会副秘书长、研究员(北京 100083)。

具有塑造自身结构、生成新结构、学习、多样化和复杂能力。”“人们一般会认为，一个大系统中包含很多子系统，一些子系统又可以分解成更多、更小的子系统。”^{[1][112][113]}《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明确提出：优先发展教育，大力推进教育理念、体系、制度、内容、方法、治理现代化，将教育体系现代化作为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内涵。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更加先进的制度体系、更加完善的结构体系、更富质量的育人体系和更加现代的治理体系，是“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四大支柱（见图 1），也是中国教育进入整体现代化阶段新的战略任务和历史命题，需要对其理论内涵、时代特征、总体框架和建议策略进行科学性、系统性和整体性研究，提出与教育强国相适应、与教育整体现代化相匹配的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建设方案和推进策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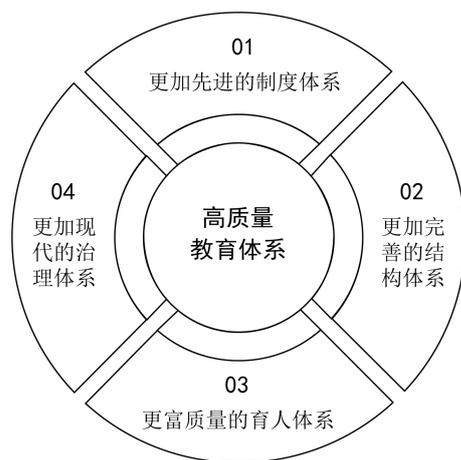


图 1 现代教育体系基本框架

（二）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战略内涵

高质量教育体系蕴藏着十分丰富的战略内涵，其核心在于“发展中国特色世界先进水平的优质教育”。《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所提出的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先进水平的优质教育，包含三个关键词：一是中国特色是本质特征，是中国社会主义教育的根本属性；二是世界先进水平是公共价值，是中国教育所具备的世界性的共同价值；三是优质教育是内在品质，是中国教育所具有的品质特征。一句话：世界水平包含中国特色，中国特色就是世界水平，二者相互包容、相互融合、相互促进。

围绕着“发展中国特色世界先进水平优质教育”这一核心，《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明确提

出各级各类教育现代化水平目标和体系建设目标：普及有质量的学前教育，全面普及学前三年教育，建成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学前教育体系和科学保教体系，使适龄幼儿接受有质量的学前教育；实现九年义务教育城乡一体化均衡发展，保障适龄儿童接受良好义务教育，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及完成率和学生学业质量进入世界前列；全面普及高中阶段教育，高中阶段教育普及与完成水平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建设一支强大的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职业教育服务能力显著提升；建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体系，高等教育普及程度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以学习者为中心，进一步构建和完善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个性化、终身化的教育体系。

二、更加先进的教育制度体系

物质现代化、制度现代化和精神现代化，是现代化的三个重要层面，而制度现代化是教育现代化的关键，也是教育现代化高阶阶段的核心指标。没有制度现代化，难以实现教育现代化。一般而言，教育制度包括法律制度、标准制度和政策体系。完善的法律体系、先进的标准体系、完备的政策体系是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典型标志和重要支撑。

（一）教育法律体系更加健全

古人云：“经国序民，正其制度。”法律是国家的基本制度和国民的基本行为规范，先进健全的法律制度是国家文明水平的重要标志。从 1980 年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成为中国教育立法的重要开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是教育的根本大法。自 1995 年《教育法》由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以来，经过深入研究、制定和修订，中国已经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为主体的正规教育法律体系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为主体的教育发展保障和促进体系。2021 年 8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目前正在研究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草案（征求意见稿）》，推动《职业教育法》《学位条例》《教师法》修订工作，教育法律法规体系建设步伐加快。截至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 8 部教育法律为统领、包括 16 部教育法规和一批部门规

章、地方性教育法规规章在内的比较完备的教育法律体系。

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成就和经验的集中体现,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唯一正确道路。”必须指出,我国现代还缺少保障促进儿童健康成长和养育教育质量的“学前教育法”,缺少适应老龄化时代和人民生活品质提升需求的“终身教育促进法”,缺少保障现代化高水平人才培养的“研究生教育法”,缺少从制度上保障教育事业优先发展、快速发展的“教育投入保障法”等。中国教育法律建设依然存在短板、任重道远。

(二) 教育标准体系更具权威

教育标准是国家最为重要的教育制度建设。《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完善教育质量标准体系,制定覆盖全学段、体现世界先进水平、符合不同层次和类型教育特点的教育质量标准,明确学生发展核心素养要求。完善学前教育保教质量标准;建立健全中小学学科学业质量标准和体质健康标准。

未来15年特别是未来5年,中国需要建立以质量为核心的教育标准体系:以办学标准为重点,提升教育发展和教育质量的保障条件;以课程标准为重点,建设世界先进的育人资源体系;以技术为支撑,建立健全数字教育资源质量标准;以提升教师能力为重点,建设世界一流的教师队伍;以改进提升为重点,建立促进高质量发展的现代教育评估体系;以投入标准为重点,建立与适应教育强国相适应的教育投资保障体系。

(三) 教育政策体系更具时代性

法律是国家权力机关和国家党政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制定、面向所有人、具有强制性的社会行为规范;政策则是由国家党政部门制定的倡导性、约束性行为规范。法律是政策的导向,政策是法律的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我国已经形成了规模庞大、内容丰富、相对完善的国家、地方及学校教育政策体制,为扩大教育机会、促进教育公平、满足人民群众教育机会需求,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

进入新时代,我国正在从教育大国迈向教育强国,需要转变发展方式,建立与教育强国相适应、以提升教育质量为核心的教育政策体系。一

是要梳理现有基础教育政策,将传统教育发展模式中不适应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政策进行梳理和清理;二是各级各类教育均要建立以提升质量为核心的新时代基础教育政策体系;三是持续将比较成熟的基础教育政策提升为法律,将制度上升为法律,健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质量制度体系。

三、更加完善的教育结构体系

教育结构分为布局结构、类型结构、层次结构和管理结构。作为发展中人口大国,由于教育资源短缺,中国采取大区域布局的做法,新时代现代化教育体系需要更加合理的布局结构、更加现代的类型结构、逐步升级的层次体系和更加科学的管理体制。

(一) 教育布局结构更加合理

第一,构建与人口结构相适应的教育布局结构。从服务者的视角分析,未来教育体系要坚持服务于人、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之宗旨。人口是教育发展的最重要服务对象和教育布局的最重要参考因素。建立与人口布局结构大体适应、基本合理的教育布局体系,是新一轮教育结构调整的战略任务。要告别教育资源短缺背景下以大区为对象的传统教育布局方式,建立以人口基数为依据的教育布局体系。一是在城镇地区,按照每1万人口设置一所幼儿园,每2万人口设置一所小学,每3万人口设置一所中学,每5万人口设置一所普通高中和一所职业学校;二是适应“三孩政策”出台的需要,在稳定学前教育与义务教育布局结构的基础上,以学龄人口为基础,在城乡接合部特别是在人口导入区提前做好战略规划布局,适当增加幼儿园和中小学设置;三是在农村及边远地区,每2000~3000人口设置一所幼儿园和一所小学,保留学校作为农村文化中心的重要地位;四是结合城乡社区发展,合理建设技能培训中心和社区终身学习中心,实现人人学习、时时学习和处处学习。

第二,构建与现代信息网络高度融合的新时代教育体系。实现教育数字化转型是高质量教育体系与传统教育体系的根本区别和时代进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2020年11月发布的《教育中的人工智能:迅速变化的学习》(AI in Education: Change at the Speed of Learning)报告提出:技能的发展与应用,正在对人类生活、教育以及其他各个领域产生深刻影响,教育领域正

在发生和正在出现着根本性变化。“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混合现实（MR）技术的发展可以使学习更具沉浸感和吸引力。”^[2] 中国教育体系是世界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嵌入、融入、长入中国传统教育体系之中，构建更加宏大、人类智慧与人工智能相互融合、相互促进，教育功能更加强大的现代化教育体系和未来学习体系。

（二）教育类型结构更加现代

构建与国家产业结构相适应的高等教育类型结构。早在1904年，我国最早的学制之一的《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就提出了普通、师范、实业三足鼎立的整体现代教育框架，实业成为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学习借鉴了苏联专业教育的经验和模式，建立了普通教育为主体、中等职业教育为补充的教育结构体系。在传统的教育体系中，职业教育特别是中等职业教育仅作为一种教育层次“嵌在”整个体系之中。

构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需要的高技能教育体系。伏羲“教民以猎”、神农“教民农作”是人类早期教育的重要形态，是源于生活本身的教育。从原始狩猎教育，到农耕社会教育，再到现代工业社会教育，中国教育走过了数千年的发展历史。^[3] 教育强国包括学术强国和技能强国。当今世界正经历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产业链现代化、供应链网络化、人才链国际化正在成为全球趋势，知识、技能、态度、价值观将成为未来人才的核心素养。2010年以来，中国教育结构进入新一轮调整期。中国制造呼唤高质量技能人才，职业教育改革转型发展，逐步实现从注重学历文凭到注重职业能力的转变。伴随着中国现代经济体系日益健全、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持续提升，经济发展、文化进步和人民生活对于技术技能要求越来越专业化、优质化和多样化。

第四次工业革命深入发展，人类生活日新月异，各种新业态、新岗位、新技术层出不穷，迫切要求职业教育打破原有格局，创新发展模式。构建以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4.0职业教育，形成从初中等职业教育向中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新格局。加强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

局、整体性推进，强化体系建设、制度建设、能力建设和文化建设，扩大技能人才培养规模，提高质量优化结构，强化激励，建设一支复合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和高精尖技能人才队伍，实现全民终身技能学习。

（三）教育层次结构适度提升

构建与创新型国家相适应的高质量教育层次结构。系统论认为：“在层次结构系统中，从元素质到系统质的飞跃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通过中间层次由低到高逐步实现的，一个台阶代表一部分的质变。”

世界教育发展历史表明，教育结构体系分别向两个方向演进。一是向学前教育，特别是0~3岁教育体系延展。在全国城乡布局40~50万所0~3岁托幼系统，提升教育公平水平，为减轻人民群众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让年轻人生得起、养得起、教育得起孩子。二是向研究生特别是博士层次延展。新发展阶段，中国教育需要以前所未有的延展性。我们建议，进一步加快提升高等教育层次结构，进一步加快扩大博士在校规模，每年以3%~5%的速度增长。以2019年的在学博士生42.42万名^[4]为基数，预计到2022年博士学位在学人数提升到44~48万人左右；2025年达到52~55万人；2030年达到65万人；2035年达到70~75万人。^①

（四）教育管理体制更加科学

构建国家和省级两级管理，国家、省、地市三级办学的管理体制。一方面，伴随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的到来，高等教育地方化成为必然。我国许多城市经济规模持续扩大，综合实力持续增长，深圳、苏州、东莞、杭州、烟台等许多地级城市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相比，甚至富可敌国。我们建议，率先在深圳、青岛、大连、烟台等管理水平高、有经济实力的地级城市试点高等学校三级办学体制，并在科学谨慎试点的基础上，争取在10~15年内，形成以国家、省级和地市相结合的“三级”高等学校办学体系，形成比较稳定成熟的现代化高等教育办学和管理体制。

四、更富质量的协同育人体系

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核心是要构建更富质量的协同育人体系。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落

① 该数据为中国教育学会依据教育部规划司提供的相关数据进行预测的结果。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关键是回答好“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是教育改革发展首先必须回答的核心问题。

（一）构建各级学校高标准高质量课程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教育必须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生的有用人才。这是教育工作的根本任务，也是教育现代化的方向目标。”^[5] 各级各类学校要坚守教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鲜亮底色，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努力构建起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

健全各级各类学校高质量课程体系。一是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系统开发思政课程，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二是要结合国家传统、地域优势和文化特色，系统推进各学段学校课程体系；三是要健全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体系，为城乡少年儿童提供丰富多彩的课程资源；四是持续开发国家精品开放课程，推进高等学校一流课程建设；五是建设技能中国，完善产教结合、科教结合的职业教育课程教材开发机制。

义务教育新一轮改革正在启动。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双减”成为一个时期义务教育学校的重点任务和重点工作。“减负”是一个“小切口”，又是一场大变革。减负正在酝酿和引发一场教育高质量背景下教育思想、教育内容和教学方式最为深刻的变革。特别需要提出的是，教育部正在研究制定新一轮义务教育课程标准，构建素养培养为核心的课程体系，并将深刻地影响着未来10~15年中国义务教育教学内容和培养模式。伴随着教育生态环境的重新构建，义务教育新一轮改革正在全面启动，进一步提升学生的学习力、实践力和创新力；伴随着“双减”政策的平稳落地，在政府、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共同努力之下，中国义务教育将由“高负担-低效率-高质量”的发展模式转向“低负担-高效率-高质量”的发展新模式。

加快信息化时代课程体系变革。为适应信息时代数字化学习的新需求和新趋势，进一步健全

学科课程，强化活动课程，开发综合课程。着力创新教育课程形态，建立在校学习实体课程与在线学习网络课程相互融合的课程新体系，健全优质数字教育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和新型教育服务方式，力争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享受一流优质的教育资源。

（二）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育人体系

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的鲜明特点。早在1951年3月，第一次全国中等教育会议明确提出：“普通中学的宗旨和培养目标是使青年一代在智育、德育、体育、美育各方面获得全面发展，使之成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自觉的积极的成员。”新时代育人体系由政治标准、综合标准与培养模式构成。新时代社会主义教育培养目标的政治标准，即“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新时代社会主义教育育人体系的综合标准，即“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新时代社会主义教育要“五育并举，全面发展”，这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办学方向，更是新时代教育教学的指导方针。

（三）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体系

英国著名学者赫胥黎曾说过：“欲造伟大之国民，必自家庭教育始。”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话明确提出：“办好教育事业，家庭、学校、政府、社会都有责任。”“教育、妇联等部门要统筹协调社会资源支持服务家庭教育”^[6]，明确办好教育事业的共同责任，指明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发展方向。2019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进一步强调：“构建覆盖城乡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在教育普及水平整体提升的大背景下，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在应对挑战与培养目标上达成共识更加趋于一致，“建立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体制机制”，形成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协同育人机制，构建覆盖城乡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成为实现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2021年底，全国教育事业“十四五”规划即将公布，这将是一部跨越“两个百年”、实现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导性文件。在促进各级各类教育稳定发展、健康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同时，

特别强调重点构建并形成体制健全、制度完善、资源丰富、协同高效的覆盖城乡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健全完善学校和各级党政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及街道、社会、镇村、家庭协同育人格局，推进和实现共同育人、协同育人。

五、更加现代的教育治理体系

治理现代化是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重要支柱。《决定》明确提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紧密围绕中国教育总体现代化和中国特色世界先进水平优质教育的总体目标，更加关注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现代化。

教育发展的不同阶段，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治理模式和治理能力。中国教育正在从自上而下的单向管理向社会参与多元治理模式转变。建立健全政府主导、社会公众参与的教育决策制度，推动社会参与教育治理常态化将成为“十四五”规划的重要议题。这就需要，建成畅通有序的社会参与教育治理渠道和网络，形成政府、学校、家庭、社会依法共同参与教育治理的体制机制和保障体系；这就需要，推动社会参与教育治理常态化，建立健全社会参与学校管理和教育评价监管机制；这就需要，加快形成现代化的教育管理和监测体系，推进教育决策科学化、教育管理精准化、教育服务专业化；这就需要，持续改变治理理念、治理方式和治理技术，进一步提供公共教育服务的标准化、规范化和高效化；这就需要，把握全球教育和中国教育发展趋势和特点，有所作为，顺势而为，提供中国教育治理水平和国际教育参与能力；这就需要，实现教育政务事项网上办理、移动办理，全面提升政务服务效率，整体推进、全面实现教育治理现代化。

加强对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校外教育”先于学校教育，具有与人类产生、生存和发展一样悠久的历史。《大学》有曰：“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所谓“居学”就是家庭教育，就是校外教育。校外教育是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双减”明确提出：“深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坚决防止侵害群众利益行为，构建教育良好生态，有效缓解家庭焦虑情绪，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在“双减”的背景下，校外教育需要回归教育的公益属性，回归教

育的育人初心，让孩子返璞归真，适应儿童本性，因性而教，顺德而育。

现代化教育督导体系是高质量教育体系的保障。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22年，基本建成全面覆盖、运转高效、结果权威、问责有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督导体制机制。“转变职能、简政放权、创新方式，把该放的放掉，把该管的管好，做到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6]更为重点的是要建立健全教育高质量发展发展的督导体系机制，改善教育督导方式方法，分类推出评价改革相关举措，提升教育督导专业化水平，为提高教育质量提供监督和保障。

总之，21世纪的世界是一个学习型世界，同一世界，共同学习（One world, All learning）。基于全民终身学习思想，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是中国教育从党的第一个百年迈向第二个百年的华丽转身，是“十四五”乃至更长一个时期中国教育发展的时代主题。根据新时代教育发展阶段性特征和各级各类教育特点，以转变教育资源配置方式为重点，健全完善办学条件标准、生均经费标准、教师配备标准和教育质量标准，着力缩小区域教育水平差距，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面提升人才质量，建成更加现代、健全完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质量教育体系。

[参考文献]

- [1]梅多斯 德内拉. 系统之美:决策者的系统思考[M]. 邱昭良,译. 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
- [2]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课题组. 人工智能与未来教育走向[EB/OL].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微信公众号.
- [3]高书国. 教育强国:中国教育发展战略选择[M]. 广东: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269.
- [4]2019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EB/OL]. (2020-05-20) [2021-11-24]. http://www.gov.cn/xinwen/2020-05/20/content_5513250.htm.
- [5]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EB/OL]. (2018-09-11) [2021-11-24]. <http://edu.people.com.cn/n1/2018/0911/c1053-30286253.html>.
- [6]教育部教育规划与战略研究理事会秘书处. 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重点课题研究报告选编[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8:606.

(责任编辑 蒲丽芳)